

革命年代

蕭紅著



復旦大學圖書館

譚 奇 慶 重

著 討 馬 司

行 印 局 書 心 中

重慶奇譚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
一月出版

著者 司馬計

發行人 邢曉峯

發行所 中心書局

總經理 白新書局

售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司馬評其人與其文

徐昌霖

後方幾年淒苦悵鬱的歲月裏，給我精神上以最大安慰的，是能够讀到一些優秀的作品，司馬評先生的文章便是其中之一。

當司馬評這筆名初在報端出現時，並不怎樣惹人注意，因為過去「司馬」、「諸葛」、「公孫」乃至「高爾基」、「蕭叔納」這一類筆名的文章一貫給人以不太良好的印象。但當人們偶一讀過一篇署名司馬評的作品後，便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像沙漠中發現綠色的水泉一樣，使你驚奇，使你讀了還想讀，甚至非千方百計地去找得大意漏讀的這位作者的作品不可，事實上他的作品並不多。

司馬評先生的文筆是獨特的，我們不能從吾國過去的老輩作家裏找出一個名字說司馬評的作品是屬於那一派，同時，我們也很難指出司馬評的作品是受了西洋文豪中那一位的影響。有人差不多要懷疑司馬評是前清的窮秀才，因為在他的作品中透露出對中國舊文學的深湛的修養；也有人一口咬定他是個洋場才子，因為他的作品帶有卓越的西洋風格（有一次作者曾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十多年前他在某處發表過一篇處女作，後來不久在上海某雜誌上看到，赫然變成××夫斯基原作，××譯）。

評論家沙先生說司馬評的「題材是莫泊桑的，而其文字的風格則屬於馬克吐溫的」，而文藝批評家秦牧先生則又加上了兩句：「文字的音律是屬於歐文的，結構形式是屬於左琴科的。」但我當初的想像作者既非前清秀才或洋場才子，亦不是莫泊桑或左琴科，我祇覺得司馬評便是司馬評，他是一個承繼了我國舊文學簡練的優秀傳統，同時吸收了西洋文學結構的多樣性和嚴謹性的嶄新的作者。

一位文藝評論家說得好：「風格就是人」。

那麼司馬評先生是怎樣一個人呢？那位評論家自稱冒昧地猜道：「一個世亂遭飄蓬的世家子弟，一個出身白破落戶的文人。」評論家的斷語是根據作者下面一段文章加以猜測而來的，在一篇短文

中，司馬評曾這樣寫道：

「在故鄉的瓦屋紙窗下，吃自然主義的茶，朱漆盤中快刀剖大西瓜，北戴河客舍走廊之晝寢，莫干山高處指點奇異的虹，豆棚瓜架下談鬼說狐，吸一袋煙，然後再調冰弄雪，沉瓜浮李。……」我想評論家的猜想並沒有錯，無論如何作者是個「文人」，同時不成問題的，同時代的中國同胞可以說都差不多受過「亂世遭飄蓬」的滋味，可是究竟是出身「世家子弟」還是「破落戶」呢？好在我們並沒有辯好一定要考據出作者的祖先究竟是貴族抑是平民，我們想知道的是正在一篇又一篇地產生着使人驚奇的作品司馬先生是怎樣一個人。

司馬評並非文協會員，同時與對於文人墨客時髦而偉大的集會從不會錯過參加機會的某些「文化人」恰恰相反，在任何盛會上，決沒有他的足跡。在一大羣朋友中，誰都不知道司馬評「何許人也」。因之在我心中期待了長久想一睹這位散文家的風采的願望很難如願以償。

某一次在重慶一家簡陋的小酒店中，偶然地，我很幸運地遇見了一位清癯，矜灑，落拓的酒客，微近的眼睛，一頭自然主義的頭髮和褪色的陰丹士林長衫，使我想起了一個剛從鄉裏出來的中心小學的國文教師。要不是在場的劉君和張君的介紹，我險些把他誤認為一位因失戀而抱住酒杯不放的痴情漢。

初次在冷酒店內偶然的邂逅，我們足足談了三小時，從重慶的天氣說到塞班島登陸，我們一直談到夜深，直止一個頭上纏着白布的酒保用憎惡的眼光和上得特別響亮有力的排門趕我們走為止。

此後，我們便常常往來，有時在我的危樓上用花生豆腐干啤酒助談，有時仍買些乾牛肉闖進那家寂寞的冷酒店。經過半年的往還，我知道他並不姓司馬，而與三斧頭的程咬金是本家，他並不是什麼江南才子，他家住四川某小縣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世家子弟，出身所謂破落戶倒有些像的，他成長於一個中等人家。此外，我知道他正担任著一家民間報紙的編輯。

彼此熟了之後，他每一篇作品出來，我總是盡可能地寫一些一己的意見寄給他，去年秋天有一次我寫信希望他有較長大一點的作品與讀者見面，我記得我信上這樣寫道：「我不希望你長期地將你的智慧零星拍賣！」他接到信後不止一次謙遜地向我說：「我不知長篇怎樣落筆。」附帶他又帶著愁鬱的神情告訴我他的工作環境不允許他蘊蓄龐大的題材，工作和肚子迫使他不得不零星拍賣。

勝利帶來的復員與災難同時，在目前這比戰時更淒苦的歲月裏，給我以最大安慰的，祇是仍能讀到司馬汀先生的文章，尤其幸運的是我首先看到他這本第一部長篇作品的原稿。

我禁不住要向作者伸出慶賀的手，他已經把他的智慧對讀者零星的拍賣而演進到以較大的篇章與讀者見面。內容方面，他的作品鍛鍊得更為結實，現實給人們的打擊和失望愈來愈大，他的作品也變得愈來愈敏銳尖刻，他已經從「智慧和溫情的散步」進展到「辛辣和無情的搏刺」。從技巧方面講，我看到這部中篇創作除保留了練筆乾淨的特長，並無一般長篇專家令人打瞌睡的重複和冗長的描寫外，更看到了作者力求和社會接近的「野心」。

作者文筆之華麗，雋永，機智和恣肆，實在不是旁人的筆所能形容，我在下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深深感到。我之所以敢昧然應作者之約把這篇拙劣的東西放在這裏，我想我祇少有一個把握：當讀者們在看完這本書之後，一定可以證明我上面的話並沒有說錯。

一九四六年九月。記于上海。

重慶奇譚

一	微服出巡	一
二	一個觀察家和一個宣傳家	八
三	欲飲琵琶馬上催	一四
四	費莉莉小姐的糖樓	二二
五	曼麗舞校致試新生	三二
六	「情大血淚」	四一
七	天下女人皆禍水也	五〇
八	「吉普女郎」辨非	五八
九	大橡樹拍賣行的怪客	六三
一〇	平安大戲院之鬼	七四
一一	國際通婚聲中的獨身漢	八二
一二	火中蓮	九一

一 微服出巡

五月一到，眼前的一切又顯得絢爛起來。

四川百花早熟，此時如果到江北南岸看看，滿山的杜鵑花正紅如血點，還有藍色的紫雲英，金色的龍爪花，粉紅色的刺莓，乳白色的木槿，把郊野粧點得異常濃豔。再來看水，嘉陵江綠到幾乎可以染手，一切都是「亞熱帶」的風情。

但城內的情形就不同，黃色的塵土代替了殘露，全城「舉目無青」，修造樹每年必種，但種上即儼然死去，看來如古老的草藥店門首的商標。而街道又是逼促的，房屋則大抵湫隘，通常人家極少有天井，更無論花園了。

在接近市中心的一所房子裏，有一點引人注目的綠色，那是一叢芭蕉，大約很懂得節省水份，蕉葉不如普通的肥大，但就是這一點綠色，便爲這個院落添了不少涼意了。

地方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衙門。

故事的開始是在這個機關的一間公事房中，此時天氣燥熱，有一個人推開窗戶，仰起臉來承取空氣，那點芭蕉的綠陰，似乎使他的頭腦感到一陣清涼，他靠了窗子，獨自一個發着冥想。他覺得很還，最後則歸結到眼前前的五月。

天氣影響到人的心情，青年人凡事來得天真，愛光，愛熱，當然也愛五月，歡喜用點「血和火」的字眼來形容它。且毫不選擇地方，就隨便高舉兩臂，說「我要爆炸」！中年人則比較歡喜溫和，認爲「溫和」一絕非好事，隨便「爆炸」，則近於無目的的恐嚇，因此不取。但五月之和四月或六月的不同，中年人也並非不省得，天氣多變，心理也多變；中年人縱不躁急，也感到心情如初夏的流

水，捉摸不定，難得澄清。更有一種用心較深的人，不知何故，忽然有了種種預感，彷彿就會發生一件甚麼樣的事，是好事還是歹事？事前又難以說清，因此惴惴着。

而我們這位主人公，就是「惴惴」得最厲害的一個。

他慢慢回過頭來，對室內望了一眼，這間公事房不大，四壁貼滿各種圖表，有陪都最新街道圖，省際交通圖，此外是人口統計表，工商調查表，引人發生興趣的，則是一張薪級表，每一級有多少人，全用人形來代表，從官長到總丁，一律畫得肥頭大耳，且皆着西裝，不知道的，會以為這是甚麼諷刺「國會議員」的漫畫，其實是統計表。

這些紅紅綠綠的圖表，今天完全引不起他的注意，他走到辦公桌邊坐下來，望了一眼案頭日歷，首先便看見三個紅字：「五月大」，又望了一眼瓶中的石榴花，那花正開得如血似火，看來十分刺眼。他便輕輕地拿手掌拍了拍前額，又噓了一口氣，低下頭去開始翻閱堆在面前的那些紙片。

這位官員姓胡，名奎三，今年四十一歲，身材不過中等，有一張紅潤發光的圓臉，一對大耳輪，虎頭鼻子，闊嘴，黃眼睛。五六年前他帶過兵，現在是××區的一個專員，官階不能算高，但責任又不好算輕，頭兩天得到上頭的緊急公事，他是一個細心的人，平素作事，肯用腦筋，得到過上司無數次笑臉，誇讚他「思慮週密」，後來凡事就莫不更加小心。因此他一看完公事，就急急找了幾份印刷清楚的報紙，翻到兩篇寫得極有權威的論文，從頭至尾讀過，一切瞭然於胸，便得到一個十分「嚴重」的結論。

這結論是湊合上頭公事與報章意見而來，倘要扼要說出，意思便如下面：歷史上的五月已極不尋常，產生過許多可怖的事，今年的五月則尤其值得耽心。事實非常顯然：柏林攻下，東京在望，勝利逼人，重慶為戰時首都，在此反攻之前夕，自不容許任何人以五月為名，滋生事端。從更遠處看，舊金山會議適於此時開幕，該會主題在討論如何維持世界和平；重慶與舊金山雖相去萬里，然重慶乃東

亞之燈塔，自爲國際觀瞻所繫，際此和平鐘聲傳播世界之日，重慶社會倘不幸發生紛擾，必將爲聯合國家所恥笑！

其他的理由還很多，但重要的無過於此。

胡專員以手敲額，出了一頭冷汗。他開始推想，海闊天空，想要預先知道：五月間會發生些甚麼意外的事？譬如：某種有意的搗亂行爲，大規模鬥毆，戲院忽然倒塌壓傷看客，火警，「森母殺女案」之重演，盜劫案，翻船，小汽車衝入醬園，敵機空襲……除去不可能的，皆有可能；胡專員想到這裏，心頭微震，覺得事情既屬意外，當然不可預測，這責任就艱鉅得很。

他憂愁地望了窗外一眼，天氣是五月的天氣，一切看來分外清明，在遠處空地上，有兩個聽差正抬來一張綳子床，要借強烈的太陽光晒死臭虫，兩個聽差互相要笑，一個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另一個就拿皮帶打他的新剃的光頭。在胡專員看來，除去這一點小小的糾紛，一切平靜如常，世界並沒有變，看來也不會立刻就變，因此心下要鎮定得多了。但部署並不可少，他就叫聽差去請糾察隊長來說話。

這隊長姓趙，名振聲，生得身材高大，當得「魁梧其偉」的形容，他從來不吃啤酒，不幸却有一個「戈林式」的大肚皮。要說起來，這個人平生無他長，但有一種天賦的「威儀」，却是他的長處，就憑這一點，他懂得市民的敬重。

但他也並不因此驕傲自滿，一位海外歸來的星相家說，他是天生的「勳章胸」，他問：「何爲勳章胸？」那星相家解釋，說他有一根肋骨生得高，應主掛勳章。倘不是他的眼神太露，如倒楣的吳佩孚那樣，也許他早十年就掛了勳章。

他當然不會因此氣餒，反而增加了勇氣，自己懸了個目標，「努力向上爬」，直到勳章掛上爲止。現在聽見專員叫，就帶着一鼻子汗走進來，把帽子搗在手中，表情嚴肅，直着喉嚨叫了聲「專

員」。

胡專員就說：「隊長，我找了妳來，有件事和妳商量。這件事一說起妳就知道，還不是秩序問題。上頭來的公事說得很厲害，要我們防患於未然，當然咯，這副担子既挑在我們肩膀上，就說不得辛苦一個月。人家說我們幹的是『太平缸』工作，其實『太平缸』作用最大，不可小視。我們爲國家服務，就要做到個有備無患。把『太平缸』多裝上一點水，免得臨渴掘井，妳說對不對？」

趙隊長回說：「當然對。」

胡專員又拿上頭的公事給他看，且詳細說明自己的意見：從「事實非常顯然」，說到「必將爲聯合國家所恥笑」，事情既非比尋常，隊長聽了就毅然說：「讓我盡所有力量，努力去幹」。他想起了勳章。

「只消在我們的地面上不出事就好。」

「我一出去，就關照大家留心。」

胡專員本來想說：「無論如何，這回要給我個好看；只要不出事，大家有面子」！轉念一想，「遺將不如激將」，就改用上司對下屬寶望而又不失親暱的態度，說了個反面：「我看一定要出點甚麼岔子，不信你看！」

趙隊長連說「他們不敢」！又稍站了一站，看無甚說得，才走了出來。書記顧師爺手一捧着一疊公事，和他在甬道上相遇，顧師爺問：「今晚上來不來？」

隊長一揚臉說：「怎麼不來？停電也來；我要取荊州！」

顧師爺一直望着他走出甬道，才捧着公事來找專員。

顧師爺單名一個「桐」字，號「劍秋」，生得身材瘦削，看年紀至多不過卅五六，背已微佝，穿一套半新舊天藍色制服，因爲是短裝，剪裁又異常貼身，看起來彷彿爲他挽回了不少英氣。他的臉孔扁

平，眼睛微微有點近視，矮鼻樑，薄薄的一張嘴唇。人生的遭際往往不由自己安排，一聽他的言談，便知道像書記這種名位，於他其實不大相稱。就才氣來說，他能詩能詞，擅長編撰各種對聯，且不落前人窠臼。講經濟學問，則翻過「綱鑑」，看過「三十六子」，「東萊博議」。一部「古文辭類纂」從頭讀完，下筆流走如風，有一次寫了篇「讀者投書」，投到報館裏去，不到半月，居然一字不改登出，因此很得同僚尊敬。

因此他不時就有種「不遇」之感；機關小，職位低，待遇薄，說走，長官又待他太好，「言聽計從，禍福共知」。何況天下老鴉一般黑，公務員生活不會好到那里，怕不是這山望見那山高。且此生已爲「讀書太多」所誤，倘說改業，做生意未必就有把握。世事如此，「磨桌子」就一直磨下去，好在他這機關不比其他衙門，是個「親民之官」，雖說書記官小，也從未被社會看輕，反而相當看重，他在外面朋友又多，不愁活動，歲月便過得毫不討厭。

胡專員見是師爺進來，他一向是把他當成「智囊」的，覺得這人除卻有點「言過其實」，意見極爲可聽。就用手頭敲着桌子說：「師爺，我正要找你談談，坐！」

顧師爺把公文擱下，一眼看見瓶中盛開的石榴花，如有所感地說：

「怪不得這幾天熱，石榴已經開花，再過些時，又該吃粽子了。大三元的火腿粽子，今年保險賣二百元一隻，這東西其實不宜多吃，去年給老廖寫扇子，道謝了他八個，煮得來半生不熟，害得我吃了一個星期的蘇打片。專員公館裏今年包不包粽子？」

專員歎一口氣說：「說起粽子，我心頭正釘了一個，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我看那餡子不像火腿，倒是石頭。」

師爺睜大了眼睛，表示不懂。胡專員徐徐翻出那封公事來，教師爺看，且不說話，翻着眼睛。師爺看完，低低唸了聲「厲害！」就說：「這倒要想個辦法。」

「我已經找了趙振聲來，把意思告訴他，叫他們這同要給我姓胡的撐住。」

「糾察隊嗎？」顧師爺連連搖頭說：「只怕還不够。這些人的心腸好，面情軟，三杯酒下肚，連自己的姓名都忘了；有時人家把鈔票塞進他荷包，他竟全然不曉得，要是人家把煙桿兒塞進來呢，未必你也不曉得？這些好人，那里還管你秩序不秩序！」

師爺說得忘形，專員用話攔他，說：「我們只論眼前。」

師爺就改用戲台卜謀士張良的神情說：「眼前哩，據我看來，專員還得口到眼到，親身出去查訪查訪。」

專員雙手把桌子一按，半伏了身子問：「師爺：你說的是不是一『施公案』？」

師爺覺得這一問，並不足以推翻他的意見，於是侃侃而談，就從「施公案」說起：「不是我說個開倒車的話，『施公案』其實是一部好書；從前『韓青天』在山東，就時常一個人青衣小帽出來私查暗訪，他把山東弄得好好，全得力一部『施公案』。雖說後來他給槍斃掉了，恐怕手下沒有真人霸那種人才，倒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但我所說的查訪，却並非是照抄『施公案』，我們不是常常在喊『深入民間』嗎？我的意思也正是這樣，凡事要深入，要一直打進核心。多在各種場合看看，不但口到眼到，而且眼到手到，一方面也可作個參考，說不定還可以察覺一種危機，預為佈置，這就叫防患於未然。」

胡專員思索片刻，把桌子一拍說：「我懂了！你說得對。就拿梅廳長來說，他還要微服出巡，我們辛苦一吓脚桿，又算得甚麼！況且羅斯福總統到了晚年，人家還老遠坐飛機跑到黑海去開會議，我們正當年富力強，未必連這點精神也沒有？我看就是這樣決定吧！師爺，我們幾時出發？」

師爺見自己意見被採納，心裏歡喜，面上却不肯露出來。故意含糊著說：「這事也不在忙，要出之以自然；茶房酒店坐坐，各處公共場所轉轉，若無其事，只是多聽多看。不要做得庸人自擾，惹

人笑話，一

專員站起來伸一個懶腰說：「師爺，你和我一路。」

師爺一面翻檢帶來的文件，要報停電三日以來的牛油燭支銷，一面點頭說：「那是自然」。

二 一個觀察家和一個宣傳家

舊式茶館有舊式茶館的氣味，上流的社會人士歡喜的是茶舞會，遊園會，或者來一次別開風趣的「鷄尾酒」，對於這種舊式茶館，當然不屑光顧。或甚至以為：在那樣擁塞與喧囂的情形下，喝那種之味的茶，簡直就是一個「愚人的集會」，愚人不值得甚麼東西叫「情致」，故吃茶亦覺可笑可憫。

這些茶館的「佈局」又大致相同：地方陰濕而黑，空氣中帶點臊氣或霉味。一式的偷油漆色油漆刀桌，四張窄窄的條凳，桌上一碟葵花子，一碟鹽炒白瓜子，作為下茶。茶客大抵以閉口為苦事，倘過十分無話可說，就用磕瓜子來填補嘴的空白，瓜子殼紛紛吐在地下，遠看像一層初化的春雪。

茶堂館的嘴臉與腔調也是一式的，用唱山歌然而又與音樂完全相反的聲音平「香片」或「沱余」，然後站得遠遠地替你斟茶，倘是生客，必先看見一股銀流注入蓋碗，後來才驚奇於那樣笨拙可笑的長嘴壺。

這種茶館形式雖舊，但生根在這樣的大都市，且成為社會一角，內容並不簡單。茶客來自各方，人品不一，帶來各種問題和事件，也帶來謔言，使人輕信，無端造成悲觀和樂觀。

從表面看，這些茶客的生活多半是繁忙的，很少真正把吃茶當做「添逸興，長精神」的事。其中有借茶館談生意「冒話一句」的，有為一樁買賣進行艱巨的磋商，有一跑比期「無着，借吃茶解渴躲避債主的，也有等候一個永遠不來的人的。吃閑茶的只佔極少數，這種「有閑階級」或者隨意清談，不談國事，則談風月。或者看報，看從舊書舖買來的全本只差一頁的書。或者下棋，倘是老手，高頭砲掉得端，則猶如「探囊取物」，贏得一枝「主力艦」香煙。

組成茶館生活插曲的，還有許多重要人物：賣金龜丹請快水的，看摩骨相，卜文王卦的，挖耳修

腳的，釘補皮鞋的，散紙箋兒，打字謄子要錢的，以及一張嘴兼帶鑼鼓胡琴唱「月下追信」的，各種聲音匯合如鼓雷，再加上百十人同時說話，拍桌子或大聲吐痰，茶館就像一具生病的收音機，聽起來亂嘈嘈的。

××區內這家茶館名「萬園」，地當衝要，茶客繁雜，無論早晚，堂口皆坐得滿滿的，後來茶客就只好「鑲」坐，如所鑲之座係在上首，後來者必陪笑卑詞，請先來的「大哥」上升一步，先來者必然不肯，於是後來者有得扭扭地坐下來，各自吃茶，互不相犯。

在走廊欄杆外面，胡專員帶了顧師爺，正估摸了一張條桌兒吃茶，專員改穿一件豆沙色薄呢長衫，寬袍大袖，配上那張紅得發光的圓臉，看起來極像一個有手面的商人。師爺仍是隨身的那套天藍色短服，左手兩根指頭夾了香煙，右手抓了葵花子來磕，中間還勻出嘴來批評這萬園的茶水好壞，又隨意掉了一句文，認爲議價後與議價前「大相逕庭」。

胡專員吃下一口楊熱的香片茶，且不理師爺的議論，用冷靜的眼光四下觀望，十多年做官（他自已稱這個爲「服務」）的經驗，使他變得非常老練，他常常覺得：凡事看得深遠，即會有新東西湧現，譬如開礦，要挖掘到深處，才會找到硬煤或黃金。此時他吃着香片茶，不動聲色，眼睛早望到萬園大門外，直至爲一個賣「擦瘡膏」的布傘所阻，才適可而止。他彷彿有一種預感，今天是大是出來查訪的第一天，在他那種眼力窺測下，十章九穩，必然會有點什麼新發現。而坐在對面的顧師爺湊巧在這時遞過一個眼色來，使他心頭微微震動，相信自己的想法沒有錯。順着師爺的支嘴，胡專員開始注意他的鄰桌，那邊也坐着兩個人，坐上首的一個，馬臉，一嘴的鬍子渣，看年齡約莫有四十歲，穿一套芝麻色布中山裝。坐下邊的一個，方臉，穿一身舊西服，年紀還輕。胡專員乍看，很難以判明兩人的身份，就隨意用耳朵聽，穿西裝的小伙子正說在一件甚麼事情上，極有力地搖了搖頭，繼續着說：「其實不容易，若果要說得冠冕一點，你那個看法，簡直跟蘇聯統帥部一個樣！你還客套甚麼呢？」

那個馬臉中年人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歡喜，還自諱了一句「那里，那里！」後來似乎覺得事實俱在，沒有再事謙套的必要。就說：「認真說呢，也沒有多大出入，真是巧得很！」

聽見這口氣，專員們望了師爺一眼，師爺嘴正上啣了一粒瓜子，待磕不磕，也鼓着眼睛在望他。又聽鄰桌那小伙子問：「你到底是怎樣推測的？噫，這麼準！你說說看。」

那馬臉中年人見問到這個，覺得正碰到心癢處，便先點燃一枝煙，改換一副「功成身退閑話時」的神氣，又拿指頭在蓋碗裏蘸了茶，就着桌面，口講指劃地說：「其實很容易！這一仗是這個樣子打的：英美蘇三國十五路大軍直撲柏林，美國第一軍佔領漢堡，英國第二軍出不來梅，巴頓這個莽張飛更是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一路打下法蘭克府，一路挺進來比錫，勢如破竹，直搗希特勒老巢慕尼黑。再看這邊：蘇聯大軍長驅直入，東普魯士變色，維也納失守，奧得河天險完蛋，一口氣拿下斯台，距離柏林才不過十幾公里，就像小龍坎到重慶一樣，德國大事去矣！機械化部隊又跑得快，柏林陷落，並不難算。」

小伙子爲他豐富的「地理常識」表示心折，讚歎了一句：「可惜你不去帶兵，要當個指揮官多好！」

胡專員聽說至此，心裏佈滿疑問，在他看來，這兩入都是極有思想的人，即所謂「智識份子」。談的則是軍事問題，且能「料敵如神」，值得注意。那青年恐怕是一個學生，那麼那馬臉男人必然是一位教授。專員復看一眼，那人果然很瘦。又彷彿有些面熟，且曾在甚麼地方聽過他的演說。因放低了聲音問師爺：「你看這人是不是一個教授？我好像聽過他公開講演。」師爺一吓想起來，說：「對了，我記得那聽講券是賣五十元一張的，好像伙！講演也賣錢。」

只聽鄰桌那小伙子又問：「你既然完全猜中，領到獎品沒有？」

「早到手了。」馬臉男人心滿意足地說：「這家懸賞的肥皂廠很守信用，猜中五月二號這一天佔